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補
第四十一回 擊鼓傳花預徵佳兆 推雲淨月立毀冶容

話說賈母在凹晶館賞月坐席，王夫人等欲按規矩伺候，賈母便道：「寶丫頭、林丫頭都做了我的孫媳婦，自然該隨著他兩個媳子行事，但是他們不比人家做媳婦兒，都受過一番委曲的。我的意思要叫他們如今且不必按做媳婦的規矩，照像先前在園子裡做女孩兒時候，陪著我喝吃玩笑，等我抱了重孫子再叫他們盡起媳婦的禮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老太太的話原是疼愛他們，講到『孝順』兩字，只要老太太歡喜，也就是行孝的道理，何必拘定什麼樣！遵老太太的吩咐就是了。」王夫人說著，又笑道：「可是太便宜了他們了。」賈母也笑道：「剛便宜了寶丫頭、林丫頭，他兩個媳子同你做婆婆的，不叫你們占些便宜，你們心裡也不輸服，連你們一概都蠲免了。」說著，便叫王夫人在賈母這一席上旁首坐下，東邊一席坐的湘雲、寶琴、李紋、李綺，西邊坐的探春、惜春、喜鸞、四姐、玉釧，東邊下一席便是李紈、鳳姐、寶釵、黛玉，寶玉並無定位，隨便往來。又在西首擺了一架小圍屏，圍屏之外另設兩席，坐的是香菱、鴛鴦、琥珀、平兒、晴雯、紫鵑這班人。平兒又去拉了襲人，紫鵑拉了鴛鴦一同坐下。寶玉因聽了賈母的話，喜得手舞足蹈，道：「老太太不叫寶姊姊、林妹妹按規矩，咱們還照先前姊妹們玩兒取笑才有趣呢。」鳳姐對寶釵、黛玉笑道：「你們兩個人聽聽，老太太的話，要圖舒服別趕早養兒子。」黛玉、寶釵都來擰嘴，鳳姐難以招架兩邊，只得討饒。

一時坐定，酒肴齊備，劉姥姥因這酒上口甚醇，不等相勸便接連吃了幾杯酒。賈母道：「今兒劉老親家來，可巧碰著這中秋節，咱們別吃悶酒，想行個什麼令才好。」劉姥姥搖手道：「頭裡行令灌得大醉了，不知丟了多少丑，可再不敢鬧這個了。老太太高興行令，我聽著學個乖，沒有我的。」鴛鴦在那邊聽賈母說要行令，忙走過來向劉姥姥笑道：「你頭裡行的令好，今兒可脫不了你。姥姥你不和興，瞧地上現擺著兩大罈子紹興酒，要你一個人吃的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我就是彌勒佛肚子也盛不下這些。」賈母道：「劉親家，你別聽他們，不相干，有人再來鬧你我不依。咱們玩兒取樂，你吃不得酒，見個杯兒也算了。」說著，鳳姐也過來伺候，問道：「老祖宗行什麼令呢？」賈母道：「劉親家在這裡，再別囀囀嚶嚶說什麼，今兒賞月，花月相連，月中有桂，折一枝桂花來傳花飲酒。」闔席都道：「老祖宗行這個令很好。」

賈母又想了一想，向王夫人道：「我恍惚記得前年賞月也弄這個，你老爺還講了一個笑話，是怎麼說的，我記不起頭尾了。」王夫人與眾人聽了賈母的話，都記起賈政講這個笑話兒，大家只是好笑，卻沒言語。賈母瞧著眾人也笑道：「你道都這樣好笑，何不再講一遍給我聽聽。闔席的人都面面相覷。那鳳姐兒明知這笑話帶些村俗在裡頭，便帶頑向寶玉、姊妹們說道：

「前年賞中秋偏偏沒有我，你們誰記得，為什麼不講給老祖宗聽聽呢？」那眾人有礙口說不出來的，也有要說不敢說的。鴛鴦便笑著把這個笑話講與賈母聽了，倒臊得自己臉都紅了。於是大家哄然一笑。

賈母道：「今兒再別想聽笑話。桂花枝有了沒有？」當下值席的媳婦早去折了一枝桂花來，鳳姐接過送與王夫人轉送賈母。一面叫丫頭們隔著圍屏打起花腔令鼓來。那一枝桂花在四桌席上轉遍，恰恰又轉到賈母手中鼓才住了。眾人都道：「花兒第一回落在老祖宗手裡，先該老祖宗添壽增福。」鳳姐便斟了一杯酒，王夫人接過送與賈母。鳳姐又道：「合席同有福，都該陪老祖宗吃一杯。」於是，賈母、眾人都飲了。重又起鼓傳花，遞到李紈手內住了鼓。賈母歡喜道：「這枝桂花偏落在他手裡，蘭兒今年有想頭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老太太說的是，蟾宮折桂，這佳兆應在他母親身上，蘭哥兒一定恭喜。」王夫人接口道：「但願托老太太的福。」李紈此時聽了也樂，寶玉忙過來斟酒敬賀，李紈接杯飲了。花在李紈之手，吩咐起鼓。

晴雯因要戲耍劉姥姥，便在小丫頭手內接過鼓來敲打，一面在圍屏縫裡觀看，那花遞到劉姥姥，忙住了鼓。劉姥姥只得吃了一杯。重又起鼓，花枝將到劉姥姥之手，他聽出鼓音將絕，推著不肯去接。晴雯在外面瞧準，忙又急打幾下。劉姥姥只得接了，鼓聲戛然而止。眾人都笑道：「又該姥姥吃了。」

鳳姐道：「咱們向來傳花的規矩，接連兩次花在誰手，吃了酒還要唱一支小曲兒。」賈母明知鳳姐頑他，便道：「讓了劉親家這杯酒，剛唱一個曲兒算數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我不會唱別的曲兒，就這聽見青兒在家裡哼唧唱唱的：『紗窗兒外，高底兒響叮嚀』，我也會哼兩句，怕唱的不好聽，老太太同奶奶、姑娘們別笑話。」鳳姐道：「這支曲兒就好，咱們正要聽你的妙音呢。」眾人瞧劉姥姥這樣兒唱的聲口，可想而知，今聽鳳姐加以「妙音」兩字，已先忍不住要笑，都瞪著眼瞧劉姥姥。他便拿腔做勢，擠眼咂嘴的唱了幾回嗓子，唱出來老貓聲，而且牙齒掉了一大半，個個字兒不關風，扭扭捏捏狀出許多惡劣的形狀來。哼一句，眾人笑一句，直到哼完，滿席的人都已笑得彎腰曲背，不可支持。賈母與劉姥姥近在一處，瞧著他這一副扭頭頓頸嘴臉，越發好笑，只得背轉身子，把臉伏在翡翠扇上笑個不止。寶玉聽了，想起那年同薛蟠在馮紫英家行令，比薛蟠唱的哼哼調更難聽。

一時笑止，林之孝家的來回「梨香院戲班還伺候著」。鳳姐問了賈母，賈母道：「晚上正要瞧月亮，兩隻眼睛那裡還有空兒看戲，不如叫清音女孩子在山頂子上打兩套絲弦鑼鼓咱們聽，橫豎兩個耳朵盡開在這裡。」當下一聲吩咐，立刻傳到。清音班上了山坡，先打一套《鬧龍舟》。只聽一隻一隻的開了出去，又轉回來，忽近忽遠，隨緊隨慢，真似有許多龍船在凸碧山莊鬧勝會一般。劉姥姥聽出了神，伸著脖子只望山頂子上瞧。鳳姐笑道：「姥姥隔著路遠呢，停會兒他們自然要划到面前水裡來的，你再仔細瞧瞧罷。」賈母道：「這裡近著水，聽山上的聲音越發幽雅好聽。那年聽吹笛子，雖然清裂，覺得太淒涼了，到底不比今夜的好。」又笑道：「就這中秋鬧龍舟，不配時景一點。」王夫人見賈母高興，叫重換熱酒奉敬賈母。此時月到天心，銀蟾光滿，四面彩雲微起，照耀池中，倒像水裡頭湧出一輪金鏡來了。賈母十分樂，道：「林丫頭說的果然不錯，水邊玩月比山上更有趣。」又對劉姥姥道：「劉親家，多飲幾杯，別辜負了今夜的好月。咱們都是八十以外的人了，能再過幾個中秋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別說老祖宗正要享福，我還想年年到這園子裡來，再陪老祖宗過一百回中秋，貪嘴吃好東西呢。」

寶玉聽了劉姥姥的話，他是想要常聚不散的，便向黛玉、寶釵們發呆道：「咱們果然得能如劉姥姥說的，在這裡過一百回中秋才樂呢。」黛玉悄悄的說道：「便再活一百年，我們這班人早成了劉姥姥了。」寶玉被黛玉一句提醒，愀然有感。惜春道：「二哥哥別想到將來歡喜，也別想到將來煩惱。眼前過一天的日子，樂一天就是了。」

話未完，又聽山上打起鑼鼓，各席上弄盞傳杯益添興趣。

丫頭、媳婦們各自隨便在台階上吃酒，輪替上來伺候。直到三更以後，夜氣漸涼，各人的丫環送衣服來添了。賈母道：「今年這卷簾底下，到底不比在山子上，又多吃了幾杯酒，倒不覺得涼呢。」一時用了飯，撤開席面，重又擺上圓月的果品，另送好茶，大家不過點景用了些。又坐了一會，賈母似有倦意。

王夫人便請賈母去歇息，說聲「已備軟轎伺候」。鳳姐等扶賈母上了轎，眾人簇擁著送出園門，各自回去。

黛玉拉了湘雲、寶釵笑道：「我還捨不得凹晶館前這兩個月亮，咱們再去坐一會子。」湘雲道：「怪不得你們成雙作對了，連月亮都跑出兩個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不瞧水裡比天上的月亮還有精華呢。」三個人一路說笑，回至凹晶館前欄杆邊坐下。見老婆子們還未散去，黛玉道：「儘管收拾你們的，叫小丫頭看看茶爐子，留幾個細茶杯在這時就是了。」一語未了，寶玉趕來笑道：「我就知道你們還在這裡，這個好地方，玩月不可無詩，咱們四個人在此聯句罷。」湘雲道：「不瞞二哥哥說，兩年前倒先偏過你了。」湘雲當把前事說明，寶玉道：「我沒見過你們的詩，何不背給我聽聽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也沒見過。」黛玉道：「五言排律有三十多韻，那裡記得清呢。我稿也沒留，想香菱寫在那裡，姊姊幾時家去，向香菱要來瞧就是了。」湘雲又道：「二哥哥要瞧我們的詩，內中有兩聯好句，我念給你聽。」寶玉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就先把這兩聯念給我聽。」湘雲便念出「寒塘渡鶴影，冷月葬詩魂」這兩句。寶玉拍手道：「真是仙句。」寶釵接口道：「凹晶館中秋賞月聯吟，得此一聯，已知劉禹錫賦金陵懷古詩，探驪得珠，元白擲筆，你再別想在此聯句了。」湘雲道：「不做詩便步月，咱們再開妙師父去。」

寶玉聽了越發高興，慇懃同行。當下吃了杯茶，一路步月來到櫳翠庵，門猶未掩，走進裡邊，見妙玉供月才畢。妙玉一面款接待茶，先問寶釵借體回生一事，又與黛玉、湘雲追敘聯吟舊話，大家即景敘情。湘雲問妙玉：「可曾出庵步月？」妙玉道：「才送那大姑娘出去，在庵前站了一會，一個人也無處可走，就進來了。」湘雲道：「園中月色雖佳，終有天上人間之別。妙師父修行已深，能如羅公遠擲杖成橋，引挈咱們游清虛之府否？」妙玉笑道：「法便有，只恐『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』耳。」寶玉便道：「自有繡襦並甲帳，瓊台不怕雪霜寒。」妙玉注目微笑道：「彩鸞已得其雙，猶羨甚鍾陵西山麼？」寶玉瞪了一眼，四目互睜，妙玉紅雲暈頰，自回過臉去與湘雲們敘話。當時雞聲已唱，黛玉們猶清談不倦，反是妙玉催促他們回去，因便告辭。妙玉送出庵門外，寶玉與寶釵新婚尚未滿月，同回蘅蕪苑去了。黛玉拉湘雲到了蕭湘館，薛姨媽已經安歇。湘、黛二人亦各就寢不提。

講到寶玉睡下，想著劉姥姥講的女子，要設法救他，總睡不安穩。記起那口鴛鴦劍可以鎮邪驅祟，主意已得，便朦朧合眼。醒來天已明了，忙起身下炕，麝月上來伺候。諸事完畢，便叫他到怡紅院去取鴛鴦劍捧著跟他出了園門，到賈母房後穿堂內站著等他。麝月笑道：「像捧劍將軍站在這裡，走個人來見了算什麼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到老太太那裡請了安就出來的，你別走開。」寶玉去不多時，找了劉姥姥來，對她說道：「我有一把寶劍能鎮妖魔，姥姥你拿去叫他們掛在這女子屋裡，那怪自然走避。倘或不驗，咱們再想法兒。三日後拿劍來還我。」

「說著，便把劍交付劉姥姥，一面叫二門小廝僱車送劉姥姥回家。劉姥姥把這話和平兒說明，出門坐車回去了。」

這裡蕭湘館薛姨媽起身梳洗才畢，只見他家裡一個看屋子的老婆子慌張趕來問：「我們太太可在這裡住嗎？」同賈聽見接應道：「太太在這裡，你來做什麼？」那老婆子走進屋裡，見了薛姨媽開口便道：「太太不好了，大奶奶要回家去了呢。」薛姨媽聽了啞道：「他要家去，誰又攔他？他去了倒得安靜幾天，要你慌慌張張鬼趕來似的報什麼？」那老婆子道：「不是呢。前兒太太過來了，到了晚上，大奶奶就喊不好過，頭裡頭疼，一晚沒有好睡。昨兒因是個大節下沒去請大夫，誰知病的死險，到半夜裡過去了又醒轉來，叫就請太太家去，有幾句話說明白了再回他老娘家呢。」薛姨媽聽了又氣又急。黛玉也過這屋子裡來，問老婆子的話——認得他就是那年寶釵打發過來送花兒胡說亂道的這一個。因對薛姨媽笑道：「這婆子的話怕有些說不明白，媽媽倒得過去瞧瞧。」那老婆子因黛玉完婚後猶未見面，夾忙裡又與黛玉磕頭賀喜。他向來只聽人家叫林姑娘慣的，一口還稱林姑娘。黛玉笑笑，叫雪雁賞了他兩匹綢子。薛姨媽帶了同賈就走，回頭又對黛玉道：「寶丫頭那裡我也不過去和他說，姑娘見他替我告訴一聲，我家去看了怎麼樣，再打發人過來通知你們。」說著，走下台階，黛玉送至館門外，香菱來了，薛姨媽便同著香菱徑走園裡的角門回家去了。

黛玉到賈母、王夫人處請了早安，順便告訴了姨媽家裡的事。回至蕭湘館同湘雲吃過早飯，寶釵到來，把寶玉取鴛鴦劍給劉姥姥拿去斬妖之事，當笑話講了一遍。黛玉亦將夏金桂凶緣由告訴寶釵。正說話間，寶玉進來，問知姨媽已回家去了，便道：「早知姨媽回家，我拉了那大姊姊來了，他一個人在屋子裡怪冷靜的。」湘雲在裡間屋子裡聽見，忙出來道：「咱們同去瞧他。」

三個人正要起身到紫菱洲去，見賈蘭來了，復又坐定。賈蘭與各人請了安，寶玉命他坐下，問下場裡頭幾句話。又問：

「你環叔叔三場都完了沒有？」賈蘭答道：「三場都完了。」一面在袖管裡取出場內做的文章，站起身來送與寶玉觀看。寶玉從頭至尾大略看了一遍，便叫五兒取筆硯過來。五兒送過筆硯，磨好了墨，寶玉提起筆來正要加批，又問：「太爺看過沒有？」賈蘭道：「還沒到書房裡去，先送來二叔叔看了再去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既是太爺沒有看過，我不便動筆。」說著重又放下筆道：「你這起講開門見山，驪珠在握，起比未見出色。中二偶筆勢夭矯，中權握要。所嫌後幅單薄了些，據我看起來，中是中的了，名次恐不能高。講到時藝一道，原不過假他誣取功名之具，與聖賢立心行事竟是天然相反的。要知心平則無嶮巖之思，心直則無邪曲之私。推之，路平則行人便，水平則放舟穩。凡一切裁料造作，古人於規矩之外，匡之以繩墨，皆取乎平與直也。獨文章用筆，則大忌此兩字。你將來持身立行，務要反乎作文之用筆，庶俯仰無所愧怍。」賈蘭應了幾聲「是」。寶玉一面和賈蘭說話，湘雲笑道：「二哥哥深惡而痛嫉之者，是文章，見對聯上有了這兩個字，連這屋子裡都不肯進去坐的，虧他場裡頭不知寫些什麼，公然鄉會兩試中式，點了詞林，想是文曲星在天上也跟著紅鸞星跑的。」寶釵、黛玉聽了道：「這咬舌頭的，又不知謫到那裡去了。」寶玉也笑道：「難道我評的不是嗎？」湘雲道：「如今你是一位老前輩了，誰敢說你評的是不是呢！」寶釵道：「我聽他，並不是老前輩的講究，又談到禪門裡去了。」大家說笑了一會，賈蘭告辭走了。只見鳳姐處打發人來道：「姨太太家大奶奶不在了。」寶釵因完姻尚未滿月，黛玉雖已認在薛姨媽侍下，素日亦甚鄙夏金桂為人，不相浹洽，鳳姐正值家中有事，分身不開，王夫人是長輩，都不過去，惟寶琴不能不回家幫著料理瑣碎事務。寶玉亦不過的那邊一弔，並不久坐就回來了。

卻說櫳翠庵妙玉，中秋那一夜送了黛玉諸人出庵，獨自一人對天仰望，見彩雲羅疊，迴護團圓，漸漸現出霞光萬道，俗語所謂中秋月華是也。妙玉呆呆看了一會，但聽秋蟲唧唧，四無人聲，不覺露冷衣單，回進禪房，見小環和老婆子們東倒西歪，鼾聲鼾睡。妙玉叫他們起來重添爐火，煮茗滌煩。打發他們去睡了，自己做起靜攝功夫來。

才合眼朦朧，只見寶玉來拉他道：「妙師相許伴入仙壇，西山絕頂處不遠矣。」妙玉道：「我是跳出火坑的人了，此時夜深人靜，你來纏我則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非是我來纏你，你多次有情於我，我怎肯漠然。」妙玉厲色道：「這話奇了，我何曾留情於你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可記得，耳房裡把你自已常用的綠玉鬥飲我梅花雪水；咱們在蘆雪亭賞雪聯吟，我獨自一個人到你庵裡，多情贈我紅梅；檻外人飛帖賀我生辰。又一回你在四姑娘屋裡下棋，我一句話問得你兩頰生春，後來我們兩個人回到蕭湘館竊聽彈琴。這幾樁事可都是有的嗎？還有別人不知道的情節，也不須我講出口來，請妙師自去心照。」妙玉著急道：「寶玉你莫非瘋了，膽敢這樣放肆，還不快走！我是要去告訴你家老太太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非園子裡的寶玉，你告訴誰去？」妙玉道：「你非園子裡的寶玉，是這裡來的呢？」寶玉道：

「你不知我來的所在，但看我去的地方。」說聲便向妙玉胸前一撲，霎時不見。妙玉驚喊一聲，跌倒地上。

幸有一個老婆子尚在看管茶爐未睡，喚醒伙伴把妙玉扶起，服事他睡好，忙進姜湯灌治。至天將明漸漸平復，又睡了一會。

雖於氣體尚無妨礙，而煉性功夫已間斷了，心中焦急不得主意，便叫老婆子去請四姑娘。

不多時，惜春到來，妙玉一把拉住惜春的手，歎道：「我是枉費推移，方羨你中流自在行，竟漠視不作他山之助。」惜春道：「這是你的心病，何處求得友聲！」說著，見妙玉臉上一紅，無言可答。惜春便道：「只有一個推雲淨月之法，把你心上的渣滓移在臉上，這腔子裡就乾淨了，包管你此後功夫再無阻滯。」妙玉道：「有法你且說來。」惜春道：「法雖有，你可別懊悔。」妙玉道：「你這話說得我奇，我只要把這一關打通了，即使刀鋸在前，亦所不懼。有什麼懊悔呢。」惜春道：「你如果心堅力果，立可奏效。叫個老婆子跟我去，給你一服藥，只須用清水調了，臨睡時塗於臉上，明日起來即在鏡中見效。」妙玉道：「我要驅除心頭魔障，怎在我臉上擺弄起來，這不是隔靴抓癢嗎？」惜春道：「你試試瞧。」當下站起身來便去取藥。老婆子跟去，帶了藥來交付妙玉。

妙玉總不解其故，且依言敷上，不知此藥上臉怎樣疼痛難受，豈知毫無痛癢。及至次日起身，將藥洗去，對鏡一照，只見臉上一片片青黑相間，洗擦不淨，竟變了一個奇丑的形狀，本來面目已歸烏有。妙玉初照鏡時，又嗔惜春將他戲耍，轉念一想，知他定有作用，只歎了一口氣，把菱花擲地，碎了幾塊，從此誓不對鏡了。以後參禪打坐起來，果然如月到天心，風來水面，一關通徹一關，佩服惜春之至。

一日，惜春到來，見妙玉面龐已變，便檢衽稱賀。妙玉感謝無已，又道：「我雖由之，尚未透徹所以然之理。」惜春道：

「『冶容誨淫』四個字，儒家淺言，是推到外邊去講的，如『慢藏誨盜』一般。佛家元論則不然，須要收到腔子裡來，由己及人。其中細微曲折，也不容我再說，你細細去想這四個字就明白了。」妙玉點頭道：「早知燈是火，飯熟已多時。總因我的根基不如你。」惜春道：「並非根基不如我，不過我的心比你乾淨些罷了。」不說二人談論，且將惜春作用代為表明。要知潘車過處，東村

女自漸形穢，必不輕將果擲，則心中較為清淨。今惜春即以此法針灸妙玉之病，確是對症發藥，話休絮繁。

再講寶玉記掛鴛鴦劍，時刻盼望回音。到了第三日，果見劉姥姥進園來了，寶玉忙向前問訊。未知能否除妖，且聽劉姥姥如何答言，下回分解。